

# 春暮槐且香 槐荫夏渐长

■倪莉

玉蕊展冰肌，兰麝吐香浓。春暮的烟云遮不住槐园深处依稀的槐花香。春末夏初，春花开到荼靡，榴花尚未绽放，只有槐荫渐浓，芳菲向春放。恰逢中华槐园开园五周年，兴致所至踏遍芳径落花，追寻那未曾远离的故事。

其实，关于槐园与槐香，似乎纠缠了热爱槐乡的人太多的难舍情结。于槐香袅袅处，忍不住遥想，斯人把灵魂寄托在某个地方，在每个日出或黄昏，丰盈的心事渐渐地消磨。想来，记忆终要褪尽，人生终要落幕。世事的忧伤就在于此，太轻难免虚浮，太沉难免负重。总有一天，待到人生老去，想到所有的一切都遁迹于无踪，一颗执着的心会不会隐隐作痛。如果可以，把心事都化作春泥吧，在那些“寂寂花时闭院门”的日子里，蘸林间清露，用晚霞作色，焚心为香，记录下每一缕阳光明媚的花开，记录下每一丝微雨的苍茫。

“伤心一念偿前债，弹指三生断后缘。归卧竹根无远近，夜灯勤礼塔中仙”。我们总以为最温暖的日子很容易流逝，有些日子短得就像弹指一挥。春天的花颜已逝，梦中流光抛散，只有多情的灯影在槐园旧林里摇曳着。小桥流水依旧，谁还会踏清露分花草而来，轻缓的脚步声惊动了早起的飞鸟？如若有一天，愿携带心香，和你同行，你是否还有旧事重提的心境？

眼睛能达到的地方其实并不远，仰望苍穹，那株几百年的古槐子然独立。多少年来，它收藏着一代又一代人的精神寄托，留给世人一个风雨飘摇的身影。那些在吟唱大槐树歌谣的人去了哪里？那些为槐韵魂牵梦绕的人如今又在何处？远去的明月太高太远，我们的目光无法企及。



暮烟轻笼，三槐园的景致越发朦胧，几缕薄雾载着沉甸甸的世事远去，是谁犹自深情地追忆，在无数个朝暮中祈求故园明媚如初，如明珠璀璨，如佳人芬芳，如朝花带露，如初心绽放？

月光何时移进了曾经依偎过的窗牖，那张明净无尘的书案上会不会还摆放着一壶清茶，一卷诗书，一炉轻烟袅袅的熏香？它们能否读懂风雨过后的沉寂？如此刻，如你我，如我们历经沧桑磨难后，虽心底酸楚难言，却依然至真至性，光风霁月。

人生，也许就是一局未下完却又归于禅寂的棋，谁能读懂每个棋子的寂寞，悟懂这场角逐中对弈者随波逐流的无奈？我们挥毫泼墨，纵情园林，于烟波浩渺、花开花谢中，寻觅一份皈依的宁静。

“浮云终日行，游子久不至。三夜频梦君，情亲见君意。告归常局促，苦道来不易。江湖多风波，舟楫恐失坠。出门搔白首，若负平生志。冠盖满京华，斯人独憔悴。孰云网恢恢，将老身反累。千秋万岁名，寂寞身后事”。雄心壮志，平章风月，无非是浇胸中块垒；金戈铁马，驰骋疆场，自有策马河山的豪迈气概；世事无绝对，就算是时过境迁，在黯然的挥别中告辞而去，在某个风清月朗的岸畔，犹自吟唱“蒹葭苍苍”的诗行。

其实，我想说的是，告别一个辉煌是为了开始另一段征程。光阴划过风云变幻的时空，不为浮云遮慧眼，烽烟已尘埃落定，那些传奇的缔造者会被铭记于心。槐园的烟火阑珊，那些往事在风烟中逐渐散去。也许，一庭芳草碧连天，那些用心、用情、用爱创建的景致终会染上苍苍郁郁，消失在疏狂懈怠中。而有些东西终会被记得，在千年后仍然生动婉转，鲜活于心。

行走人世间的“吾将吾心对明月”。眼前是今时的风景，追寻的却是故人的痕迹。想必曾有人在此指点江山、挥斥方遒，衣袂凌风，心绘沟壑。

待到流水辗转，光阴送走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的浪花，世间的苍茫也是万象天成的苍茫。不用梦回槐园，那清澈如镜如明月的湖泊，将叹息弯曲成一个心形，在淅淅沥沥的日子里，等我们拾起一枚禅寂的黄页，记载故事里流淌不息的春秋过往。再念一句，别来无恙，梦中的槐园，梦中的花香。

## 祖父

■鹿斌

“年来到，年来到，闺女要花儿要炮，老头要个新毡帽”，每年春节，我就想起祖父在世时唱的这首歌谣来。

尽管记不得祖父是1979年还是1980年去世了，但祖父的形象在我的脑海里真的不曾模糊过。高大的个子，硬朗的腰板，花白的短发，满面的褶皱，想起这些，我仿佛回到了依偎在他的怀抱里，听他唱着歌谣盼望着春节来临的时候。

有关祖父年轻时的故事，除了他和祖母曾拖家带口去南乡逃荒以外，对我来说，都是一个零。从我记事起，他就是一个须发皆白的老头了。因此，他身上能令我追忆的东西实在不多。

我记忆深刻的一件事是，小时候，祖父背着我，从家里去生产队的牲口屋——那时，牲口屋是一个村子的中心，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两间房子，可以说是全村人聚集、开会的地方。每次路过我一个伯父家时，他家的小黄狗就会追着我们爷儿俩叫上一阵儿。我趴在祖父背上，离地面有一个绝对安全的高度，一点也不恐惧。祖父呢，许是司空见惯了，仍不疾不徐地走。大概觉得好玩，我调皮的的天性就有了创造，对仍吠不止的小狗喊道：“叭叭叭叭咬爷爷来！叭叭叭叭咬爷爷来！”

祖父没有斥责，他知道自己的孙子是在逗着玩。但这件事却成了我的叔叔婶婶们至今一提起我仍趣味不减的话题。

祖父爱好劳动。我上小学时，还是大集体。祖父负责村子里的菜园。菜园很大，有十余亩，诸如萝卜、蔓菁、大葱、白菜、豆角、南瓜、黄瓜、番茄等，凡是那个年代有的蔬

菜，种的都有。祖父一个人推水车浇地，施肥，拔草，除虫，间苗，打杈，一直在菜畦里忙活。下午的时候，祖父把蔬菜采摘了，按一家八、七、六、五、四、三的人口分成一堆一堆的，摆在村子西头柳荫半遮的大路上。学生放学了，或下地干活的人收了工，就摊着一个篮子过去捡菜。这是八口人的，那是六口人的，一眼就看得清楚。需要提一下的是，当时——也就是上世纪七十年代——我们村子只有二十户人家。即便这样，今天想起来，祖父应该是十分劳苦的。

但另一面，我至今依然认定那是祖父一生中最为幸福的时光。因为，相比从前的逃荒行乞，那些田间的劳作，对祖父来说，又算什么呢。

还有一件事，我也不曾忘怀。有一年春节，我二姑家的表哥来拜年。吃饭时，自然要上酒。那酒是用酒壶筛过的，味道有些浓烈。表哥呢，还是因为年龄小，不想喝又不敢说，每杯酒只端了端，就偷偷地倒掉了。不想，这一小动作被祖父发现了。“啪”的一声，祖父一巴掌打在他的头上。表哥没敢哭，但疼得眼泪都下来了。

“你知道多少粮食才酿出一斤酒来？”祖父怒不可遏，拍着桌子说。

祖父一向是和蔼的，这是我见过的唯一一次大光其火。前些日子，母亲在与我闲聊中，讲到祖父两次救人的事。一次是邻居家的兄妹俩——大约五六岁的年纪——在庄稼地里一口井边玩，哥哥双手一推，将自己妹妹推进了井里。那井虽是土井，但很深，里面黑咕隆咚的。哥哥吓得又哭又喊。祖父那会儿

正在附近田地里拔胡萝卜，听见喊声就跑了过去，纵身跳入井里——

三十年后，当年那位哥哥的侄女在池塘水浅的地方采荷，不慎误入了水草深处，情况十分危急。这一幕被在岸边磨镰的祖父看见了，他扑向水中，游了过去——

在今天被视作壮举的事，在那个年代是寻常的。没人宣扬它，甚至也没人记得它。但从中可以看到祖父的身上所承续的我们这个民族向善和崇义的品质。这种品质是古朴的，是原始的，闪烁着人性最美的光芒。

祖父的身体十分硬朗，但一颗牙齿的松动却夺去了他的生命。在那时，街头拔牙是一个行当，与卖狗皮膏药的大约出自同一个老师。祖父拔了牙，没几天口腔就发炎了。让人费解的是，从公社到县城，从县城到省城，就这样一个病竟然越治越重。他口腔的一侧已经溃烂，以致无法进食。结果，父亲把祖父转回了家。没几天，祖父就去世了——他在家里人都去下地干活时，以一种决绝的态度自缢而死。

屈指祖父离他结束颠沛流离、饥寒交迫的生活还不到十年。

我那时还在上初中，为此十分悲痛。祖父不识字，也不善言谈。他甚至是一个木讷的人，具有一个老实巴交的农民典型的形象。

他没有留下什么伟大的语言，也没有留下什么传奇的故事。但我相信，祖父内心世界是丰富的，并有他坚守的精神。

祖父远去了，只将一个迤邐穿越深巷的背影，永恒地留给了我。

## 贺柳位湘书画作品展

■董延喜

七一画展亮国风，老道歌贺柳柳兄。工艺美术六十载，年近八旬笔不停。

书道画道传大道，授业育人有德行。一个甲子磨一剑，不媚俗来不追风。

花鸟人物同入画，凌云健笔意纵横。人品作品自清如，实力画家留美名。

喜出画谷赠延喜，同爱老子铸深情。创制大作九鹤图，飘然通玄舞蓬瀛。

最喜道兄松鹤画，高士超迈有仙风。鹤貌鹤身各有意，鹤举鹤静自然成。

我把仙鹤喻道兄，出神入画任驰骋。人生何处不修行，大道就在书画中。

## 井冈山学习感怀

■牛腾明

当我穿上红军军装  
一种精神  
就在脑海里回荡  
井冈山上  
四万八千名烈士呀  
写下壮举一章章

陈毅安 李自强  
爱情故事距今扬  
学生时期定终身  
一封家书谈理想  
“如果没有烈士在  
哪有全国得解放”  
黄洋界上炮声隆  
毅安一炮显威风  
解放长沙两相遇  
自此阴阳两分离

井冈山上历史红  
艰苦岁月闹革命  
饮食充饥靠野菜  
截骨手术用木锯  
子弹取出用菜刀  
伤口消炎靠盐水  
抛头如同风吹帽  
心中树有大目标

文献记载贺页朵  
农民党员境界高  
留下入党宣誓书  
甘为革命抛头颅  
仁堪堪捕舌头割  
用趾蘸血写言豪  
革命一定得成功  
愿为人民把头抛  
桩桩可歌的壮举  
件件可颂的事例  
这些给后人留下  
闪光高大的丰碑

当我穿上红军军装  
一种担当  
又在心中闪光  
继承革命意志  
明确目标方向  
做到立党为公  
心装人民不忘  
勤奋执着努力  
创造工作辉煌